

二歲一界。專重師範。母儀一節。分四目。一日。衛養。一日。指導。一日。儀範。一日。嬉戲。俎豆師範一節。分六目。一日。字課文法。一日。本國地志。一日。物理哲學。一日。經學。一日。史要。一日。時事。略此十目。乃立會本旨也。報以開聞見。示成法。如風行。則次以編蒙學書。再次以開學授徒。學制擬分三等。一日。蒙師學範堂。一日。孩童訓育堂。一日。幼童學等制度綱領。雖與同志議。所苦經費支絀。故先墊數千元。辦理書報。以開其端。書報并印。以便人讀。報約月分四冊。一初一至初八。二八至十五。三十五至二十三。四二十四至下月初

一。所惜樣本一出。謗脫尙多。亟毀之。重按附印。本月初四。可以編發分送矣。書報之本旨。係以東西善法。按正我國村學之失。而考明聖學遺規。以正後生之趨向爲主。故報分三項。一項爲中文書報輯。一項爲西文譯。一項爲貴國文譯。中文弟總撰述之。西文湘鄉曾懿敏公澤長公子。名廣詮者。總司之。東文係貴國文儒古城貞吉先生司之。敝會初開。渥荷貴國書社會贈書報。不遠鄙在野。此情之厚。潭水葭儻。鄙人傾風感服。不勝緬佩。今蒙先生下教不逮。敢陳詳說。何求是正。倘荷不以爲謬。賜與扶持。則鄙人所深爲

叩禱者也。予曰：所謂不見斥，一一開示，深領厚誼，至幸至幸。貴會本旨，實切時務。弟在國，嘗欲相地金剛山，與一學堂。此山楠正成城址所存。此人三世忠盡，致身殉節，後人所不能忘。山上先造孔廟，及此人廟。春秋祭祀，使生員有所私淑。庶幾爲風氣一助歟。獨奈志有餘而才不足。至今未能進一簣也。今遊貴國，又頗知華音一科不可忽也。曰：先生高論，弟深欽仰。靜僻之地，擇地得貴國忠盡，以爲楷法。又宗孔聖，以爲主極。則後生得所依歸，皆先生提倡之力也。不勝佩仰。至設立華音一科，使彼此交誼日固，尤爲切中。

時局之紐。但我國語言，係歷代遺傳，流寓轉變已極。故越不同吳，吳不同楚。大約東漢以上之古音，不可復求矣。東漢而後，說文之音，係深喉。故以四支居首，而不以五歌六麻居首。東晉遷居江南，其京音如今蘇松土音也。唐時之音，亦係深喉。而參雜與中土音。近日湖南江西福建諸音，頗得廣勻遺音。北宋南遷京中汴音，留于杭州臨安，成爲土音。故杭州城內，獨異他處。以外府州縣，係吳越舊音。杭州城內，則係汴宋遺音也。以上所陳，不過大略。至於一府一縣一鄉一都之轉變，幾於里不相同。故學習華音，竟無公法。

弟竊謂欲學華音。祇有以現在我國京音爲主。弟亦嘗謂中國學校華文。宜主京音。則上下一律。通國人心。庶可聯爲一氣。而遠國人士。惠臨我地。又便通情傳學。惜目今尙罕以此言爲然者。先生之舉。真善法哉。佩服佩服。予曰。古今音流沿革。娓娓開陳。大啓我蒙。做國所傳。有漢音吳音者。漢音專行於學者間。吳音專行於佛氏之間。四聲之別。與沈約所撰。並無有異同。而與現今所行。貴國京音。及三百篇所押。迥有逕庭。令解華音之人。研討之。或有快意者。而未能也。曰。弟雖未通貴國伊呂波字。與近年歐西英法俄德

各大國文字。但結交中西各文士。細考音法。方知各國方音不同。由於流傳之不同。流傳之音。必有所出。然傳之其地。上有天氣寒暑之不同。下有高山大川。與夫江海之限阻。故致轉變極多不同。然求其元音。則不外喉舌唇齒牙五種。轉遞使然。喉音分深淺。舌音分頭腹尾。齒音分正偏。牙音分剛柔。唇音分輕開重合。五音轉變不外此矣。中國字皆象形。至形不可識。乃叔音法。隋唐以後。佛書大盛。譯者以華音召梵。乃有字母之作。但弟細考中國音法。至今垂十年矣。每以反切有音。書會無字爲恨。其故由中國象字最

簡。至艸書而止。從無人覩一切音字。故至此爾。卓哉
貴國僧空海之覩字也。弟未知貴國語言。間覩敝國
人著錄之書。其漢音極近廣韻。紐弄之音。則先生之
言。弟深得一大證也。至於學佛之吳音。恐係字母。不
是五音。弟末學妄測。未放懸斷。但願貴國人士。不遺
在遠。弟又得一藉手。學堂覩成。謹當遵先生之高見。
設立東中文學科。則以後兩國學生。彼此通家定好。
豈不爲亞東一大轉機哉。時方過午。乃戒館人供膳。
曰。敝國割烹。過淡無味。恐難上匕箸。且唯取觀美。至
體養滋味。殆如不經意。曰。敝國治庖。有南北好尚之

異。北尚肥濃。南尚清腴。貴國肴饌之精。極合人身體
用。恐敝國不能合法者正多耳。遂談移數晷而去。此
人甚究音法。時屬過午。供膳草草。未至吐露鄙意。以
叩音流之原而去。故略論于此。音固有古今流傳轉
變之訛矣。然音法異同。未必盡流傳轉變之故焉。漢
土猶之歐羅巴也。夏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湯伐桀。當時諸侯縉三千。武王伐紂。諸侯會者八
百。當時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併屬紂者四百。爲一千
二百諸侯。至春秋。大者十五六。小者爲一二百。及戰
國。合爲大國七。小國八九。遂併於秦。始皇蕩平六國。

猶羅馬統一歐洲之日。羅馬亡滅。列強對峙。猶秦以前諸侯割據。是可以徵音流之異同也。且諸侯分邦。素出於種族異同。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始爲群。及風氣漸開。部落變爲邦國。酋長進爲諸侯。以至三代。邦國漸滅。音法亦漸相近。蓋秦以前音法異同。大別爲秦楚吳與齊燕三晉巴蜀。是當今之露獨英佛西伊也。湖洄至夏殷。其小異同者。奚翅千百種而已。今湖廣之音。不通於杭蘇。幽燕之音。不通於陝西。巴蜀之音。不通於山東。皆非流傳轉變。以漸失古。古來方音乃然也。今以沈約所撰定韻書。律三百篇。韻法毫

不合。此以三百篇多河漢沿岸之音。而沈約江西之人故也。又以律方今所謂京音。亦不小合。今之京音者。幽如諸燕之音也。與江西相去又甚遠焉。司馬相賦。屈平離騷等。亦與沈約韻書不合。蓋離騷則楚音。而司馬相如諸賦。多巴蜀之音歟。由是觀之。此國各處音法不同。非流傳轉變失古之故也。方音各有異同也。又葉子以本邦佛家之吳音。爲係字母。亦草草不能辯。下午湯子仙來過。此人真率似有意時務。未及叙寒暄。直問予曰。明年重作滬游否。膠州之耗。係黃種安危。合肥馬關行成。貴國尙有小山擊之。而我

四百兆人中。竟無如小山者一人。慙愧無地。予曰。近日膠州之事。貴國上下深憂。可想。近年西人陸梁。日甚。豈獨貴國之禍哉。爲敝國人者。亦可寒心也。湯子曰。遼東之敗。我固不支。貴國亦踞爐火上矣。唯我被此巨劍。泄沓如昔。已忘在莒。貴國上下。反能臥薪嘗艾。爲不可及耳。昏前羅狄王蔣四子來。此夜葉子招飲于東棋盤街新泰和酒館。會者汪子子仲汪子子鐘林字甘卿蘇州吳縣人。古城子及子也。子仲汪子學人現爲蒙學會總理二十六日。晴。風比前日稍暖。予將以明日發滬歸阪。乃命莊二備行李。且購物。訪小田切領事汪羅古城

河本那部諸子告別。夜。那部山本二子來。二十七日。晴。朝。河本子來過。小田切領事。致東坡詩集爲驢。午天抵碼頭。乘薩摩丸。小田切領事山本技師河本那部古城山本荒井新井勝弘官阪甲斐諸子及莊二。送至船。午下牌開行。有弘內海一山脇武二子。並同鄉人也。弘內子爲事務長。山脇子爲一等運轉士。好意周旋。船有英國水兵。被酒狼藉。英國本稱軍紀嚴肅而如此。何哉。連日風甚。日暮出江口。北風吼海。濁浪排空。船掀翻如簸。二十八日。晴。風力毫不減。所載貨物輾轉有聲如投

毯終日無聊。讀東坡詩集以遣悶而已。邦人之作詩文。務擬漢土人口吻。其稍相違者。一排斥之曰。是帶和臭也。予謂太無理。日本詩人。宜作日本之詩。日本文人。宜作日本之文。欲每事擬漢土人口吻。則其詩文皆僞也。所謂和臭者。素爲無妨焉。以日本人。欲去和臭。雖畢生從事。豈可得耶。且日本人之有和臭。固其所也。特其有和臭。可以謂日本人詩文而已矣。風氣益開。事物益繁。新作字亦可。若必檢佩文齋韻府等。曰。若此之熟字。書中無之。然則韻府後所生事物。則如何。且謂古人無例。迂亦甚矣。古人安能豫知後

世事物。而創熟字耶。自我作古固可。特要妥貼耳。不妥貼。不足以傳後。若能妥貼。世人屢用。遂爲熟字也。其妥貼與否。亦學者之責而已。

二十九日。辰上。牌入長崎港。而波始靜。聞伊勢丸發馬關。抵長崎。三日始達。蓋途上入港避風也。風烈可知矣。賽畢。上岸。發。電大阪。訪鎮西日報。爲佐佐子治爲取。邀飲富士亭。亭據高壇。極山海之觀。倚檻。矚目。景收在衽席之中。舟楫旁午。諸山嘉樹。鬱全港蒼。秀麗可賞。未下牌歸船。申下牌開船。三十日。晴。卯下牌至門司。午天發門司。

104
262

十二月一日。晴辰下牌達神戸。垂水兄及船橋川田
武田三子來迎。上岸入後藤店。少憩。乘氣車。至梅田。
及門諸子來迎。歸家。時未上牌也。此遊閱日七十一。
雖爲日不多。所經南北行程。陸路一千六百餘里。里滿
水路四千五百餘里。里英耳目所得實多。誠出於久保
子之好意也。

燕山楚水紀遊卷二終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五日印刷 (非賣品)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發行

大阪市東區谷町一丁目
百九十四番屋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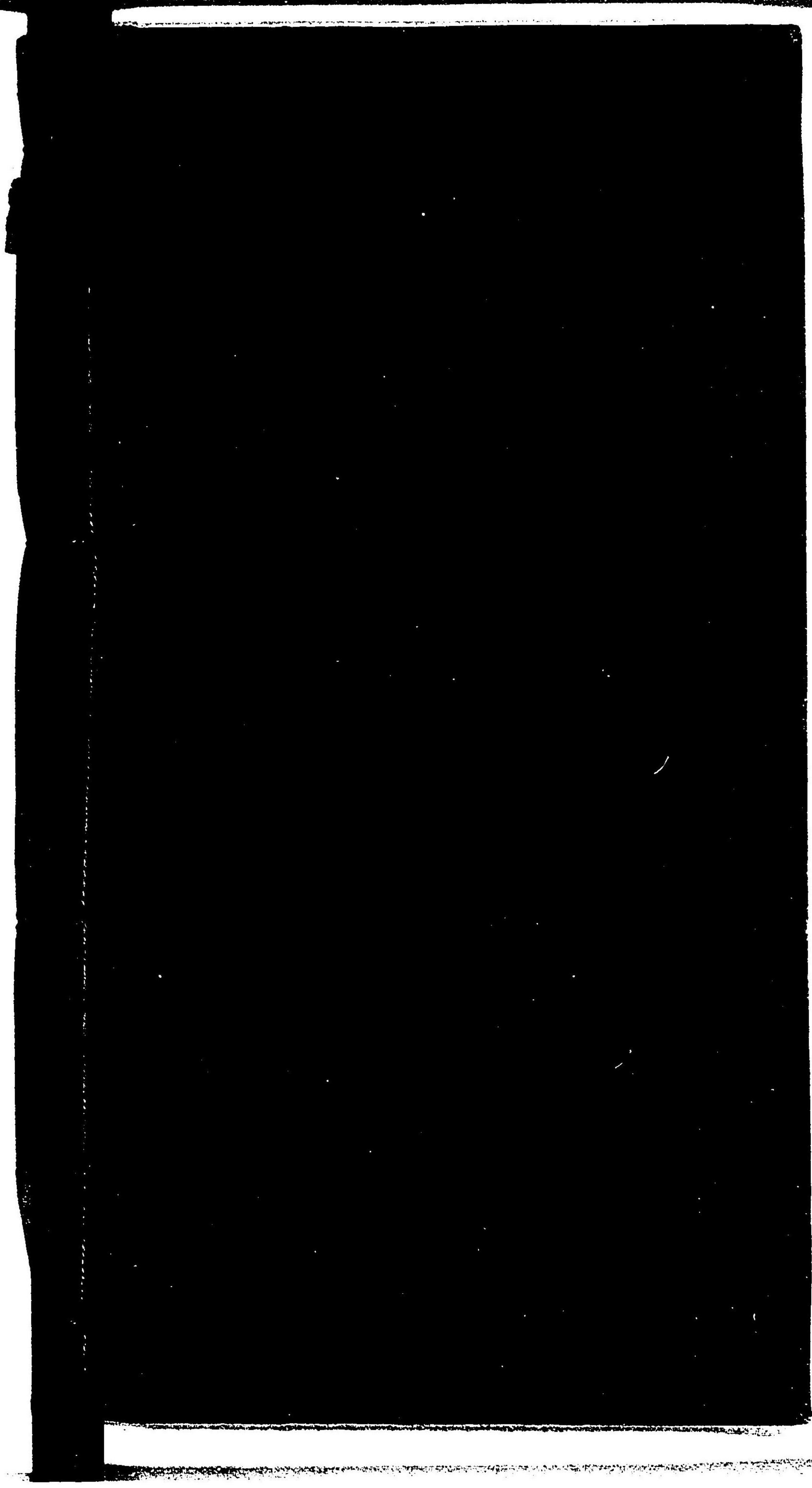
出版兼著者

山 六 憲

大阪市東區谷町二丁目
百十番屋敷

印刷所 上野松龍舍

104
/
262



104
合1
262

022393-000-9

104-262

燕山楚水紀遊

山本 憲/著

M31

ADB-0021



水記

上